

不一样的墨白

——作家墨白印象记

□记者 刘彦章 文 梁照曾图



墨白接受本报记者采访

作家档案

墨白，本名孙郁，1956年生，淮阳新站人，孙方友胞弟，先锋小说家、剧作家，曾任河南省文学院副院长、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著有短篇小说《失踪》《灰色时光》等100多篇；中篇小说《黑房间》《告密者》等40余部；长篇小说《梦游症患者》《欲望》等6部；随笔《洛丽塔的灵与肉》，访谈录《有一个叫颍河镇的地方》等70余篇。作品被译成英、俄、日等多国文字。曾获第25届电视剧“飞天奖”优秀中篇小说、第25届电视剧“飞天奖”优秀编剧奖。



墨白(左一)和作家们在周采风

老交情就是老交情！老交情就像被遗忘在某处的陈坛老酒，忽然有一天从旮旯角落里发现，迫不及待打开，扑面而来的醇厚酒香，让你闭着眼睛深深呼吸：“啧啧，真香啊！”

再见墨白师兄，就是这种感受！头型浑圆，白发葱茂，短竖而密；身体结实，肌肉紧实，普通的一件文化衫身上一罩，整体看上去像个蓄发罗汉；思维敏捷，博闻强记，紧贴时代，66岁的老兄，精神气质却像个小青年！

久违的兄长，就这样梦一样出现在眼前！

周口“文学之乡”授牌这几天，只要有空，我都会与他交流，并第一次到他生活36年的老家、从教11年的新站小学、他青年来往出入的新站镇及两岸的码头、货场……听他如数家珍，看他情真意切，两眼放光，从中寻找他与胞兄孙方友的成长足迹，践行孟老夫子“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论其世也”的知人论世大道。

7月14日晚，在墨白离开周口的前夜，我们又进行了深入交流。

只是——墨白已不是我记忆中的墨白，墨白也不是我想象中的墨白。

墨白兄弟四人，他排行老三，学名孙方和，读高中时更名孙郁。墨白的大哥孙方友，是当代著名小说家，二哥孙方朋，四弟孙方平。除“友朋和平”四兄弟外，他还有三个妹妹——真是个大家族啊！

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，这么多孩子张嘴嗷嗷待食，父母纵然再能干，日子注定艰难。墨白年轻时当过搬运工、石匠、漆匠等，真的也是“我少也贱，多为卑事”，后考入淮阳师范美术，在大哥孙方友的影响下走向文坛，创作长篇小说《梦游症患者》《欲望》等六部、中篇小说《光荣院》《讨债者》等40余部、短篇小说《失踪》等100多篇、影视剧剧本《当家人》《家园》等10余部，以生他养他从小生活学习的新站镇为原型，用600多万字构造了诗意的人间烟火“颍河镇”。墨白家的老宅紧靠颍河，繁忙繁荣繁华、历史悠久开放的颍河，以航运为切入点让墨白生活的小镇接纳、联系着外部世界。墨白笔下由他创造

的文学王国“颍河镇”因此与深居内陆保守的豫东小镇别有洞天，这片土地滋养了包括孙方友兄弟在内的8位作家和文化达人！

故乡的市井繁荣各色人等，为孙氏兄弟等提供了无穷的创作题材。孙方友以典型的具有浓郁陈州特色的乡土素材，创作出各色各类“颍河镇”人物，其《陈州笔记》里的时间跨度一个世纪包括了清末、民国、新中国三个朝代，近700篇小说塑造的人物超过千人，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中新笔记体小说的高峰，影响和成就被业界认为超过了清代的蒲松龄。

研读孙方友的新笔记体小说：语言奇崛，结构工巧，结局出人意外；写人叙事大悲大喜、大起大落，而内容沉痛隽永，意境浑厚，寄寓广大；操如椽大笔，却书蝇头小楷，咫尺天外，余韵无穷——不禁让人废书而叹：真乃大手笔！真乃中华气派也！

墨白小说的取材，也多来自于故乡小镇。在传统写作之外，更多的是“先锋”与“现代主义”。墨白的小说叙事重感性，多站在底层社会的视角来表达人类的生存状态，这使他的创作风格与长兄迥然不同，被评论界视为“中国当代文学‘良知的声音’”，作品已进入高校的教学研究，国内陆续出版《墨白研究》《墨白小说的本土性与世界性》等书籍10余部。墨白说，他的文学观和写作方法，深受西方美学思潮以及西方现代哲学观念影响，对时间的当下性、生命的当下性、历史的当下性、命运的无常性，有更多的理解与尝试。

“现代主义写作，就像一场足球赛直播，在比赛中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谁会进球？球员是否会被红牌罚下？主力明星是否会受伤？是否有乌龙球？是否有加时赛？对方是否会反超？这一切皆无定数，一切皆有可能——这就是现代派小说的魅力。”

“现代派小说写作，作家尊重、关注的是小说中的人物，而不是自己，是按照当下的场景以及不同人物的思考去关照、去行文，而不是作家去代替。时时刻刻，作家被分身千百瓣儿，化身五行八作，让不同的人物根据不同的性格，自然地呼吸、说话、生死，而不能由作家万能地去安排悲喜行止。”

“如果说现代主义写作是足球赛直播，那么现实主义写作就像足球赛

重播，每个节点你都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一开始就知道比赛结果。我也取材‘颍河镇’风土人物，但我的小说叙事方法与语言，却超出读者意外，有批评家说我是‘现实主义的叛徒’。其实，我只是以全人类、全世界的视角来关照‘颍河镇’，让发生在‘颍河镇’里的故事与人物更具人类与世界意义。在这条路上，我和大哥各行其道，但我们的小说思想与意义异曲同工。”

墨白认为，除了生活，一个作家的文学观十分重要。文学观就是哲学观、世界观。而很多作家习惯于偏重生活的积累体验，偏重于深入采风，习惯于传统思维，容易囿于一隅而跳不出来，也就是说思想的广度、高度、深度没有及时跟进，创作就容易作茧自缚，距离世界越来越远。十九世纪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文学高峰，二十世纪则属于现代主义写作的世纪。要成为世界级大作家，中国作家的文学观也应该是开放的、具有全球视野的、紧盯时代前沿的，作品的关照就应该是更加具有人类意义和普世价值的。这里边就包含对于哲学以及文学创作理论的把握、阅读、理解，要对人类重要文学作品有所了解，并借此来思考关照我们脚下的土地。大凡优秀的作家，最后都要走向终极思考，而表达只是文学观作用下的具体手段。

墨白丰富的思想来源于他广泛的阅读，他现有藏书两万多卷，这在作家队伍中应该是凤毛麟角的。墨白在新站镇当小学老师时就广泛阅读，他的四壁藏书，让不少文友仰望。正是基于广泛的阅读与思考，墨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最新锐的“先锋派小说家”，他的作品来源于“颍河镇”，又跳出了“颍河镇”，以现代主义的叙事方式，表达传统的、地域的、民族的生活故事，虚构创造了我们熟悉又陌生的“颍河镇”，以差异化风格风情，让“颍河镇”更加摇曳多姿旖旎迷人！

相对于墨白新锐的文学观念及表达手段，我个人认为，只要适合自己的，都是最好的。什么样的土壤，长出什么样的果子。思想的发展延伸是有阶段性的，比如孔子的三十而立六十耳顺；写作与阅读也与思考积累正向关联，类似于育种专家的嫁接改造、择优而取；我还认为，正是由于差异性，会让远离中国与华文世界的西方，更加觉得东方文化的独特性，类似于我们对于原生植物或动物基因的保护。这个世界的文学与文化，会因此更加百花齐放！

这似乎是我的文学观。和墨白兄弟的交往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算来恍然已小三十年了。

至今不忘，在墨白最初编《颍水》杂志时，我作为文学青年投稿拜访他。墨白单身住在市文联一间斗室，窄窄的单人小竹床挤占了半个房间。没有座椅，我们席床而坐，白水话桑麻，青涩直如苦杏；至今记得，后来在中州路与建设路交叉口墨白新居，孙方友、墨白几个文友，相约吃饭，我志忘在侧，不知所以。孙方友那种轻松、诙谐、内里善良热烈却面带狡黠的笑容——总觉得有一种红薯干酿造的“老白干”苦酒味儿。一闪之间，孙方友已经永去10年了！

好在，我们还活着，我们还在生长，而不顾生命的年轮还有多少圈！②2

